

# 姬 怨

高二丙 許淑媛

今夜的祇園，正上演著古都之舞的公演，鼓生和三味線鏗鏘地作響，藝妓在台上揮袖，唰的一聲甩開摺扇，美麗的弧度配合著櫻花色的和服。

唰一聲紙門滑過，三味線滑過弦，響亮的劃破氛圍，突兀的打斷了這場表演。

一個穿著黑色和服的莊嚴女人，身後跟著一群列隊整齊的侍女，但很明顯不是祇園的人，不只是和服花樣的精細度，氣勢也迥然不同，她帶著淺淺的禮貌性笑容緩緩道

「抱歉，打擾了各位的興致，但今晚，我要帶走這女孩」  
手上的黑絲綢摺扇指向台上停下動作的藝妓。

這事引起座下一片議論，因為這突然闖進的不是普通的女人，而是姬發城將軍府的總管。

「麻煩你快些，姆媽已經答應了，還很多事等著要辦」女人輕皺了一下眉頭

困惑的藝妓僵在台上不知該做何反應，突然注意到站在門後長廊的身影，姆媽點了頭用眼神示意她。

「姆媽 這...」

「優子，快回去收拾，妳的債已經還清了」姆媽打斷了她的話，露出不耐的表情，撇了頭就離開了。

還來不及喚住姆媽，一旁的黑衣女人冷峻的說。

「不需要收拾了，妳不差那點東西。」對侍女使了個眼色。

被前後包圍的優子也只能跟著這夥人上車。

車上兩人面對面的坐著，縱使心裡有不不斷的疑問湧出，卻遲遲不敢打破那凝結的氣氛。

月光透過紙窗恰巧映在黑衣女人臉上，讓優子注意到她的臉雖有些歲月的痕跡，但精緻的臉依舊不失色，唯一令人害怕的，是那直在自己身上打量的雙眼，清晰透徹卻有股寒意襲身。

侍女們領著她穿越長廊走去，經過一扇扇雕畫精細的紙門，最後停在一個有著一排落地鏡的穿衣間，房裡唯一的物品是件雪白的新娘服，這讓優子愈來愈不解了。

一旁的侍女們迎上，整齊而恭敬的道：

「夫人，請讓我們為您更衣。」

褪下一身櫻花色的和服，解下穿戴在髮上的花簪和銀飾，沒一會兒，優子身上

已經見不著藝妓的粉脂味，看著鏡中的陌生女子，心裡的疑惑如波濤般湧出。

「姆媽又再玩什麼把戲？難道又再尋我開心？還是又接了什麼難搞定的客人？債真的還清了？不會要我真的嫁人吧？...」

思緒被身旁的小侍女打斷。

「夫人，已經更衣完畢了。還有什麼需要嗎？」

「請問...這裡是哪裡？」

小侍女露出一臉驚訝「這兒是姬發城，是德川將軍的將軍府。」

「將...將軍府？」優子慌了手腳。

「難道我是要嫁給將軍？怎麼會？」

「是的，今晚是夫人和將軍的大喜之日，至於原因小的就不清楚了。」

「動作挺快的，既然好了就快出來，還需要我來請你嗎？」

優子這才在鏡子中發現背後的黑衣女子。

「總管大人，是小的疏忽，沒趕緊帶夫人出去」小侍女低著頭怯怯的說。

「我要的不是解釋，下去」總管用嚴厲且冰冷的口氣命令著。

轉過頭靠近優子耳旁，輕聲的說「不錯嘛！沒想到一個藝妓稍微打扮一下還能有點樣子。」

那雙冰冷的眼神對著鏡中的優子打量著，忽然用摺扇敲了一下優子的腰桿

「挺直！要像個人偶似的。」

在一間繪著四季美景的大廳，春花、夏荷、秋月、冬雪各環繞房間的四個角落，優子和將軍在秋月一方的高台上，底下跪坐整齊的女官和環繞房間的侍女們，她注意到，除了將軍外，似乎一個男人的影子都沒有，優子的思緒依舊一直在疑惑中打轉，加上總管銳利的雙眼不時盯著自己，令她縱使坐立難安也只能低著頭避開那眼神，更別說瞧看將軍的樣子。

好不容易熬過了這關，隨著侍女的腳步穿越長廊，底端是扇畫工精細的白鶴紙門，侍女拉開紙門，並為她褪下一層層單衣，直到只剩一層內袍後，隨即離開了房間，留下優子和在床上靜靜望著她的年輕男子，優子也好奇的盯著他瞧，因為眼前是個約莫十七歲的清秀少年，和一般的武士一樣綁著武士頭，卻有著一頭淡茶色的髮色，雕刻般深邃的眼和直挺的鼻子。

少年嘴角漾開一抹微笑，對她招了招手，優子起初膽怯了一下。

「別害怕，我不會傷害妳」少年伸手拉了她一把，正好跌坐在他懷裡，見她羞紅了臉，笑著輕聲的說：

「快睡吧，妳今天一定累壞了。有什麼問題明天再和你解釋。」

溫柔的撫著她的髮，那如黑珍珠的雙眼透出暖暖的眼神，讓她在卸下心防後，旋即感到身心的疲憊而很快的閤上了眼。

「夫人！請起身用早膳。」

優子睜開惺忪的眼，身旁的少年已經不在了，但她隨即注意到房裡多了一套橘色的和服，有著銀色飛龍的刺繡花紋，精細的祥雲和縫製著黃金的龍眼。

用膳的房間已經整齊排好了十份早膳，另一端則早已坐著總管，心裡正想著是誰要一起用膳。

「多的早膳是試毒用的，麻煩夫人趕緊用膳吧，今天還有很多禮儀課要上。」

早膳也是吃的戰戰兢兢，總管眼睛一刻也沒離開過她的動作，還不時的糾正她「一道菜只能嚐兩口。」

「不要這麼快吃第二口，吞下再吃，別把臉塞的鼓鼓的。」

「坐姿不錯，要像人偶般坐正，一點都馬虎不得。」

「夫人，昨晚很多事來不及叮嚀，現在麻煩妳聽好了。」

房裡兩人面對面跪坐著，在總管身後侍女們一字排開。

「大奧是將軍的私邸，禁止其他男子進入，這裡不像祇園滿是享樂的男人，而妳既然成爲了將軍的正夫人，從今以後就稱做『御台所』，以前在祇園的事請當作沒發生，也別多問。大奧有大奧的規矩，麻煩夫人務必遵守。」

接下來就是一連串的禮儀課程，從坐姿、站姿到走路，每個動作總管都嚴格要求，連衣服也是早已安排好的，每早醒來的款式都不同，件件都是精緻的手工刺繡，從流水、白鶴到松樹，即使曾爲藝妓的她，也驚嘆衣服的數量和華麗，但讓優子最不舒服的是，總管老將人偶掛嘴邊，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的，似乎要她像個人偶般擺在那供人賞。

優子在這偌大的府裡，唯一的依靠就是將軍了，白天的委曲到夜晚只願對他傾訴，偶爾一兩次哭倒在他懷裡，哭累了將軍會哼著歌哄她入眠，面對他的溫柔，優子感到滿滿的幸福，以前從客人耳中聽過些將軍的事，但沒想到他是如此體貼，口耳相傳的出色將軍竟只是個十七歲的翩翩少年，在十五歲少女心中愛苗不知不覺滋長著。

一天傍晚，優子偷了個閒在花園散步賞花，好不容易擺脫貼身侍女，她似卸下一身枷鎖般的跑跳著，視線被隻特別的蝴蝶抓住，燄紅的翅帶著黑色的花紋，輕柔的拍震著雙翼，隨之落下的金粉有著誘人的魔力，她不知不覺跟到了一個沒去過的長廊，蝴蝶歸巢似的飛進一扇沒闔上的紙門，好奇心驅使下她偷瞧了一眼，房間裡擺滿了人偶，她閃了個身溜進房，卻被眼前的景象震懾住，每個人偶都長得一模一樣，且有張和自己很像的臉，再注意一看，一些人偶身上的衣服，正是自己這些日

子來穿過的和服，從第一天繡著銀龍的橘色和服，到今天繡有松樹的淡綠色和服，看著眼前和自己同樣穿著的人偶，莫名的恐懼襲上優子的內心，腳一時站不穩的跌坐到地上，接下來的畫面卻讓她僵住了，櫃子最底層有個沒了頭的紅衣人偶，紅衣上繡著白鶴和菊花。

突然，有腳步聲漸漸逼近，優子慌張的爬進櫃子後的角落，依稀能看到進房的人，那人在櫃子上隨意的挑了個人偶，旋即轉身出了房間，透過紙門的夕陽微微打在那人臉上，她差點驚呼出聲，總管輕輕的闔上房門，腳步聲漸漸遠去。

優子直盯著盤上的飯菜，卻一口也嚥不下，心裡越是浮現房間的畫面，她越是不敢抬頭看正坐在前方的總管。

「怎麼了？難得看你吃不下，夫人今天臉色不太好喔。」

總管又像往常般對她冷潮熱諷，但優子現在沒那心思去在意這種小事，身體大概因緊張開始發熱盜汗。

「噁...」一股噁心的嘔吐感突然湧出，本以為又會挨總管一陣罵。

「千，傳醫生來」總管對身旁的侍女快速的下了命令。

「恭喜御台所，您有喜了」醫生露出笑容恭賀著她。

這突然的喜訊讓她掃去了剛剛的恐懼和憂慮，卻沒注意到一旁的總管鐵青了臉。

「醫生，你應該知道如何處理」總管冷冷的一句話抹掉了醫生臉上的笑容。

「可是，這...御台所的意願呢？」醫生露出兩難的表情。

「既然交代你了，就照辦！」

優子不能理解兩人的對話，卻隱隱感到不安，她現在只想逃離這房間。

「抓住她！」總管注意到起身爬向門的優子。

「你要做什麼！」四肢被侍女們壓在地上，她掙扎著卻動彈不得。

「這孩子不能留著」總管充滿冷意的雙眼看著她。

醫生向前將一碗藥灌入她的嘴，儘管她極欲擺脫卻一點用也沒有，只能任憑藥一口一口的流入，絕望的眼淚斷了線的滑落臉頰。

「不...求求你...救我的孩子」她無力的抓著醫生，身體越來越沉。

「爲什麼...妳爲什麼要奪走他...那是我和將軍的孩子...」她抓著總管的衣角，淚水模糊了眼前的視線，總管冰冷的眼眸卻依舊清晰的刺痛著她。

「別忘了是誰把你贖出祇園，要不是將軍看上你，不然妳也只是個等著男人出價買妳水揚的藝妓。」

回想起那夜，自己的確是爲了拍賣水揚而初次登台，水揚也就是藝妓的初夜，越是能抬高價錢，名聲越能打得響亮，這對背負重債的藝妓來說是格外重要的一件事。而優子那美麗似人偶的臉蛋，在拍賣前早已爭的沸沸揚揚，但誰也沒想到會半

路殺出將軍府的總管，讓競標者們大大落了個空。

腹下的疼痛漸漸轉為劇痛，看著血從腿內側留下，回憶裡一張模糊的臉漸漸清晰，眼前的畫面卻漸轉模糊，她痛苦的朝天嘶吼著，就暈厥了過去。

抱著姆媽交代的和服，十三歲的小女孩疾步在人群裡穿梭著，答答作響的木屐聲緩了下來，一個淡茶色頭髮的少年托著臉，在橋上專注的看著河邊的櫻花，小女孩的目光被這畫面吸引著，一閃神在橋邊跌了一跤，試著站起來卻十分吃力，一隻手伸出拉了自己一把，看著眼前的少年她又失了魂，連擦破了皮的痛都感覺不到，少年溫柔的擦拭著自己腳上的血跡，並對她說了幾句話，但她只注意到那黑透的雙眼，清澈的倒映著自己的臉。

耳邊傳來熟稀的旋律，溫暖的手觸著臉頰，滑過髮絲。

優子緩緩睜開雙眼，望著抱住自己的將軍，眼淚又簌簌地泛出眼眶，她多希望這只是場惡夢，但腹下的疼痛卻欺騙不了自己，她不知該怎麼和他解釋，責怪自己沒能留住孩子。

他用手拭去她臉上的淚珠，輕輕地在她耳旁哄著。

「乖 沒事了 我會一直陪著妳。」

聽到這句話，她緊緊抱著他，體溫證明他的存在使她安心，至少還有個人陪著她。

但優子依然活在恐懼中，每早醒來都怕看見那件紅色和服，這事她沒對將軍說，因為不知如何啓齒，只能在心裡暗許總管別挑到紅色和服的人偶。

日子一天天流逝，優子心中的恐懼漸漸轉變對總管的恨意，她決心不再畏縮下去，身為御台所怎能被區區一個總管吃的死死的，要反擊，優子為即將到來的一天做好了反擊的準備。

這天早上，侍女反常的沒來喚醒她，手撫著架上的紅色和服，和那斷頭人偶的衣服一樣，上面繡著白翅翱翔的白鶴和黃紅挑染的菊花，優子自行穿上這身和服，心中的怒火和這身火紅的和服共鳴著，她問了從身邊疾步而過的侍女，原來昨晚總管突然病了，這對優子來說可是個大好機會。

優子享受著沒有總管監控的一天，晚膳後，她繞去總管的房間探病。

「總管！一早起來就聽說妳病了，還好嗎？」

倒在病榻的總管依舊不改平時的嚴肅臉色，閉著眼裝做沒聽見似的。

「別這麼見外嘛！我還特地吩咐侍女熬了碗藥給妳，喝完就不吵妳休息。」

一旁的侍女拿著藥湯貼近總管的嘴，其他侍女見總管推開藥湯就上前壓制住她。

「妳...！」總管憤怒的掙扎著，眼睛直瞪著御台所。

「總管 不過喝碗藥，別像個孩子般任性嘛！」優子臉上掛著溫柔卻別有意味

的笑容。

「妳...到底餵了我什麼！」總管趴在地上喘著，露出慌張又憤怒的表情  
優子轉身踏出房門，頭也不回的留下一句

「舌頭和手開始麻了嗎？解藥在床旁的燭台裡。」

優子領著一群侍女優雅的離開，衣擺摩擦地板的節奏搭配著火燄竄起的速度，  
十二單衣走動時腳邊產生的波浪，身後的火苗隨風擺盪。

時間算的剛剛好，她不過餵了碗麻醉藥，總管就慌了手腳，打翻的燭台自然很快就在房裡蔓延開來，優子刻意派了些差給總管身旁的侍女，要人來救火也得等上一陣子，她嘴角漫開一抹微笑，眼角流下一滴紀念逝去孩子的淚水。

優子倒在將軍懷裡，嬌羞的說。

「從此以後，我要永遠陪在你身旁，我的身心都是屬於你的，還有我們的孩子」

醞釀般的月光，灑落室內，紙門上蝶翅亂竄，逃脫不出牢住牠的籠，紅影斑駁，  
她這才注意到桌上那熟悉的紅蝶。

將軍輕觸著她的臉，溫柔的笑著說。

「陪著我就好，人偶不需要心，也不需要生孩子，知道嗎？」

忽然從他袖裡掉出一樣東西，落在優子的紅色和服上...

一個長得和自己一模一樣的人偶頭。

蝶殞殞然的拍動紅翅，一陣風吹落了暗紅的身影。

